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

宋 祝穆 撰

人倫部

外祖孫

羣書要語於僕為諸外翁元集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柳文内弟序

外孫當慶流於外孫白集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

嬉戲歡爭韓集

詩句尔為曾外孫倜儻汗血駒杜　郤公不易勝莫著外家欺王建中郎餘慶鍾羊祜子幼能文似馬遷邕之甥談之子白集

扶牀小女君先識應有些些似外翁元集

古今事實

述太史公書

楊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又云遷死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解外孫爭

東漢樊宏背至巨萬而加惠宗族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年八十餘終

外祖見奇

荀昺依舅氏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曰此兒當及其曾祖　梁陸倕少為外祖張岱所異謂諸子曰此汝家陽元也

成此宅相

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孫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有外祖風

梁王筠清潔好學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

從外祖學

蔣乂幼從外祖家學得其書博覽强記本傳

外氏鞠養

周翼無託養在郤家六帖隋皇甫績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寛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寛督以嚴訓績歎命左右自杖孝寛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博涉經史

外五世祖

温造曰臣五世外祖李靖本傳

期以名位

楊於陵生子嗣復外祖韓滉撫其背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此楊氏之慶也本傳

外祖補官

司馬朴丞相光之兄里之孫也少喪母育於外祖范純仁紹聖初黨議起父宏作中書論辨得罪純仁亦坐救黨人責永州目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以純仁遺恩補官

雜著

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陶潛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州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依吳司空祖父揖元康中為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為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

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温雅平曠自以為不及遜從弟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名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為勸學從事時亮崇脩學校髙選儒

官以君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裒簡默有器識時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卒多時彥君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堂卿但自不見裒歷覩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為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為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為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温參軍君色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遊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

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君帽墮落温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厠温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為諮議參軍時在坐温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删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甞為剌史謝永别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儁才辭榮不仕每縱心

獨住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得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巳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徑去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温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于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於知命行不

茍合言無夸矜未甞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于任懐得意融然遠寄旁若無人温甞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禄大夫南陽劉躭昔與君同在温府淵明從父太常䕫甞問躭君若在當已作公不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重如此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謹按採行

事撰為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徳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

記外祖程公遺事　蘇子瞻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鄰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闕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録事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無心以所持刀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寃咋謂盜曰汝寃盍自言吾為汝

直之盜果稱寃移獄竟殺盜公坐誅因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何掾未定服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死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為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某幼時聞此語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而尉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故

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某在惠州讀淵明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寔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遺事以遺程氏亦庶幾淵明之心也是歲九月二十七日惠州皇華館思無邪齋書

記外大父祝公遺事　朱元晦

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順善聞於州鄉其邸肆生業幾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祝家有諱景先者號二翁尤

長者元祐黄太史嘗賛其畫像廣幅全身大書百許字詞甚瓌瑋經亂而逸熹少時見外大父猶頗能誦其語至諸舅則皆已不復能記憶矣二翁諸子皆讀書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少時聞父母將為謀昏逃避累日家人驚索得之猶涕泣不能已問其故則曰審爾則將不得與父母昆弟蚤夜相親矣親喪廬墓下手植名木以千數率誦佛書若干過乃植一本比終制而歸則所植已欝然成陰矣一兄一弟先後

兆熙河皆親往致其喪往返徒步不啻萬里所舍輒悲號上食如禮夜寢柩旁不忍跬步離去路人皆為太息諸弟求析其產公為涕泣曉譬不能奪時四妹猶未行而諸弟得財皆散去不復顧公獨罄已貲以遣之其一歸同郡汪公勃汪公後登二府終身德公不能忘人兩賢之歲大疫親舊有盡室病臥者公每清旦輒攜粥藥造之徧飲食之而後反日以為常其他濟人利物之事不勝計雖傾貲竭力無吝色鄉人高其行學試又多占

上列郡博士請録其學事時三舍法行士子無不由庠序以進公從容其間若無所為而後生得所矜式咸敬服焉熹先君子於時亦為諸生年甚少未為人所知公獨器重以女歸之後卒以文學致大名世乃以公為知人方朧之亂郡城為墟鄉人有媚事權貴者挾墨敕徙州治北門外以便其私而所徙寖下潦漲輒平地數尺衆皆不以為便將列其事以訴諸朝者餘二千人而莫敢為之首公奮然以身任之其人復取特旨坐公以違

御筆之罪公為變姓名崎嶇遁逃猶下諸路迹捕不置如是累年時事變更群小破散然後得免而州治亦還故處鄉人至今賴之而公之家貲事力不能復如往時矣比其晚歲生理益落而好施不少衰年八十三以終娶同郡喻氏亦有賢行生二男一女伯舅莘娶張氏其先以治獄有陰功王宣徽拱辰所傳張佛子者也（見陰德門）次即先夫人德性特似公其行事自見家傳叔舅嶠少敏悟有文長從先君子游聞伊洛之風而悅之然求舉

輒不利喻夫人及伯舅既先卒叔舅後公十餘年亦即世今唯伯舅之子康國居建之崇安叔舅之孫回居劍之尤溪而康國之二子已總髮能誦書矣熹惟外大父之淳德高行先人後已其誠心所格固宜有後而康國母家所積之遠又如是天之報施其將在於此乎竊感陶公作孟府君傳及近世眉山蘇公亦述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泉之思書此以遺康國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厲其子孫又記嘗聞先夫人說第四外叔祖父

豪俠不羈蚤從黃太史遊黃公謫黔中因以客從黃公賢之為更名林宗而字之曰有道字說見姓名門與之諷詠書札甚多今皆不存獨所為書柳如京皇考志見兄弟門世或傳其墨本姓字尚可見耳先夫人及叔舅少時猶及見其道說黃公言行甚詳酒酣悲歌感慨凄切絕不類世俗音調問其所以則曰黃公之遺聲也此事外家兄弟亦少聞者因附記于此云

熹既敘此事將書以遺濟之弟未果而濟之復以

疾不起其二子丙癸相從於建陽因書畀之俛仰今昔為之流涕不能巳慶元戊午臘月旣望書

跋祝公遺事後　　呂伯可

祝氏世居江陵自承俊遷於歙曰仁質號半州其子也孫象璟攺名用之登儒科為太學博士六世有名筠預鄉薦學富而文瞻弟真為郡學賔至和甫七世矣名穆即丙其諸父皆依朱文公遂為建人和甫幼孤文公教也育於家塾年甫志學命黄公榦為行冠禮𦵏及親炙當

時講論之益故其氣象粹溫刻意問學於書無所不讀下筆頃刻數千百言將以儒學昌其家所謂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祝氏復興其在建乎始太博有弟景先即黄太史所賛其畫像者生男若女十有四人其第四女實為黟邑樞密汪公勃之夫人又其第三子硂之女復歸樞密子提刑公作礪而侍御公義和寺丞公義榮給事公義端皆其所生也第二子確之女適韋齋吏部朱公松是為文公之母故鄉人相傳祝氏女位最髙有名

堯臣為郡學諭者景先第八子磐之子也男女四人嘗竒第三女家雖貧不肯以與凡子未及嫁而學諭公卒親族咸以屬同郡呂午兩窮相值遂成姻對越七年而午偶忝末科由是祝氏女位高之語復喧傳於鄉閭貳卿汪公綱之兄弟與今貳卿朱公在尤為祝氏喜所以篤敘甚至嘗聞外舅徃來朱汪之門文公與侍御諸公皆重渭陽之念深加愛敬此意流傳歴世不泯豈惟祝氏得所憑依而且施及於午焉乃知前輩高情曲崇親

誼遺風凛凛可尚已一日和甫示午以文公所記外家遺事三復感歎謹再拜書其後時紹定六年五月旦日也

送班孝廉序　　柳宗元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叙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為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蹟慢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脩耽學篤志之士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

墳不告劬勤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容卿之位贊是方岳為大夫良今將拜慶寧覲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于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為諸侯師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中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君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公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遊文章之

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
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
遂如辛氏之談濡翰於素因寓于辭曰為我謝子之舅
氏珠玉將至得無修容乎

律詩

贈外孫　　王介甫

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年少從他愛梨栗
長成須讀五車書

舅甥

羣書要語母之昆弟為舅母之從父昆弟為從舅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為生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同上既有肥牡以速諸舅伐木姊妹之子曰甥出配他男而生也釋名姊妹之孫謂從孫甥襄二十五年注

詩句綴戚觴孫甥韓城南聯句

古今事實

母黨

初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注言母多媵妾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廣左昭二十八年

晉自秦出

晉侯曰康公我之自出注秦康公晉外甥也成十二年

彌甥

季康子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注季康子名肥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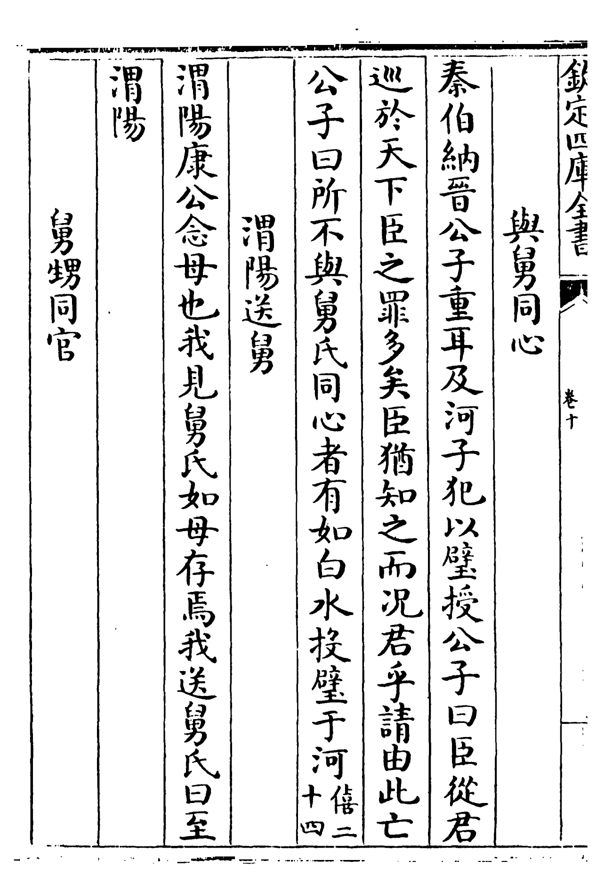
與舅同心

秦伯納晉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璧于河僖二十四

渭陽送舅

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舅甥同官



汲黯字長孺司馬安是其姊子與黯同為太子洗馬史

衛本霍出

霍去病衛青姊子也

珠玉在側

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王濟字武子玠之舅也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甞語人曰與玠同遊烔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

成此宅相見外祖孫門

以墅乞甥

謝安與姪玄賭墅顧謂甥羊曇曰以墅乞爾

家世名甥

劉嶼字慶孫弟琨字越石並為尚書郎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師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

祖舅見知

晉鎮南大將軍劉弘應詹之祖舅請詹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

酷似其舅

宋桓玄聞義軍起大懼曰劉裕一世之雄勇冠三軍劉毅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為無成

恩過子弟

南史丹陽徐湛之素為彭城王義康所愛雖為舅甥恩過子弟

舅所鍾愛

陳江聰七歲而孤依于外氏聰敏爲舅吳平光侯蕭勱

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知名當出吾右

舅所期待

封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

選甥坐貶

王涯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不先言上坐

貶

知可談兵

李靖字藥師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

舅託幼女

韓充依舅李元元為河南節度使署充為牙將元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才不足累卿者二女方幼以為託後元沒充為嫁

不許官甥

張克勤左環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

幼推與其甥裴夷直劾曰克勤𣪞有司法引庇他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著于令

舅氏補官

周濂溪少孤養外家景祐中用舅氏龍圖學士鄭公某奏試將作監主簿

古今文集

古詩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

杜甫

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荆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氣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舟鷁排風影林烏反哺聲永嘉多北至勾漏且南征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郴州頗涼冷橘井尚淒清從役何蠻貊居官志在行

贈別從甥高五　李白

賢甥即明月聲價動天門能成吾宅相不減魏陽元自

顧寡籌略功名安所存與爾共飄颻此心難具論

內外兄弟妻兄弟附

羣書要語姑之子注外兄弟也舅之子注內兄弟也爾雅

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禮

妻兄弟今人以舅稱妻之兄弟終無所据前輩但以兄弟稱之也朱語錄

詩句他鄉為表弟還往莫辭遥杜論友慚連璧言姻喜

附葭懷柳述

外家之寳

韋述父景駿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試與語前世事熟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冲曰外家之寳也世說

為内兄鼓琴

晉阮瞻字千里讀書不甚研而默識其要善彈琴内兄

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無忤色不可得而榮辱

薦舉外弟

太學博士周捨舉外弟徐摛曰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乃為晉安王侍讀劉璠梁典

內弟之喪

文中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

外兄歎異

孔紹安閉户讀書數十萬言外兄虞世南歎異之本傳

過妻兄食以下係妻兄弟

劉穆之少貧好往妻兄江氏乞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囑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饑何忽須此妻市肴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穆之為丹陽尹乃令廚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以進之本傳

妻戒弟勿來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愔中郎曇曰王家見二謝

傾筐倒庋見汝輩來平平耳汝可無煩復往也世說

責外姪不來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之姊遏之姑為是塵俗經心天分有限

期待妻甥

何充廬江人王導妻姊之子王導早為顯官充甞詣導導以麈尾指床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

傾陷妻族

栁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為飛語勣杖殺元宗紀

財産歸妻弟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幸矣其灌園稍自力孝基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覺馴謹無他過知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財産悉歸之其子

自此勵操厚德錄

古今文集

雜著

代仲兄會表兄弟序　黄直卿榦

北山黄東招其内弟鄭子恭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皆葉出也葉氏昆弟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係不同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先王制禮列之五服之次以為緦麻之戚焉古之緦麻非今之所謂

緦麻也其歲月必相往來吉凶必相慶弔出入必相餞勞禍患必相賙卹亦其理宜也世世降俗末利害交攻一室之内同姓之中尚有爭毫末相鬬鬩者況於異居别族之親乎吾故昆弟散而居於城之東西南者有累十數年而不相見者焉邂逅相遇問起居外僅能貌相勞苦而已漠然無情矣至於諸姒諸子則有終身而不識面者焉吉凶禍患之來而能為之問其苦樂者亦罕矣嗚呼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也哉吾嘗記為童子日外祖

父母皆無恙歳冬之朝兄弟畢集相與握手終日談諧笑語市棗栗相啖迨其去則流連不忍捨旦暮又思之而幸其復來也豈非秉彛良心有不能自已者及其長也而後怵於習俗廹於利害而不能以相保此有識者之所當慨念也今吾欲與兄弟約以歳正月之十日六月之二十日會于天寧之浮圖天寧去城南十里於吾三姓兄弟徃來之道里適均人具肴一柈酒一壺飯一器春蠔夏荔不拘其數合而飲食之古人騷賦詩詠與

夫投壺弓矢之具有則攜之以快娱樂相告語以孝悌忠信相問勞以老少安否家計有無至於農圃桑麻之業皆可抵掌而劇談也世俗俚下之詞閨閫米鹽之賤則謹勿出諸其口晨而往戴星而歸於是重親族厚風敎其不善歟子恭曰善哉盍為之期日而告之乎余曰吾二十年前表兄弟之存者二十有一人今其亡者六人矣亡者不可復作其僅存而長者不下四五人少者亦巳娶婦抱子矣使此十五人者皆康寧皆壽考皆歲

無他適而能相樂其為斯會也誠有不可緩者吾欲始以壬子之春如何子恭曰善哉敬受教遂述其言如此徧以告諸兄弟俾書其姓名于左曰如約東長謹書曰

黄東如約

古詩

次韻送表弟程懿叔赴夔漕

蘇子瞻

與子甥舅氏摧頹各蒼顔並為東諸侯長此佳江山寒

松無時花安得插髻鬟惟將老不死一笑榮枯間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掛冠未及耄當獲一紀閑子亦拙進取才高命堅頑譬如萬斛舟行此九折灣仲氏新得道一漚自塵寰歲晚家路遠莫遺生榛菅

表弟程六知楚州　蘇子瞻

炯炯明珠照雙璧當年二老蘇程石里人不道避鳩杖刺史迎門倒凫舄我時與子皆兒童狂走從人覓梨栗健如黃犢不可持隙過白駒那暇惜醴泉寺古垂橘柚

石頭山高暗松櫟諸孫相違萬里外一笑未解千憂積子方得郡古山陽著手風生謝刀筆我正含毫紫薇閣病眼昏花困書檄莫教印綬繫餘年去掃墳墓當有日功成頭白早歸來共藉梨花作寒食

律詩

表弟程德孺生日　　蘇子瞻

仗下千官散紫庭時聞小語説蘇程長身自昔傳甥舅壽骨遥知是弟兄曾活萬人寧望報祗求五畝却歸畊

四朝遺老凋零盡鶴髮他年幾箇迎

外姪李光祖住見尚垂髫今觀寄嗣直小詩已可愛因次韻　黄魯直

昔别長安未裹頭如今詩句可消愁外家未覺風流遠他日相期到益州

示内弟　朱元晦

務學脩身要及時競辰須念隙駒馳清宵白日供遨蕩愁殺堂頭老古稀

古詩 係妻兄弟

送謝公定作竟陵主簿　　黃魯直

謝公文章如虎豹至今斑斑在兒孫竟陵主簿極多聞萬事不理事討論澗松無心古鬚鬣天球不琢中粹温落筆塵沙百馬奔劇談風霆九河翻胸中恢疎無怨恩當官持廉且不煩吏民欺公亦何忍慎勿驚魚使水渾漢濱耆舊今誰存駟馬高蓋徒紛紛安知四海習鑿齒拄笏看慶南山雲

送祝仲容歸新安　　朱喬年

公娶仲容之姊即文公之母也

歷亂百憂心漂零一涯天讀禮不盈尺眼萎坐自憐君來訪安否春風吹梆綿篝燈濟平生慠恍夜不眠那知歲月度但怪氷雪堅感君懷親意使我淚貫泉高堂急榮養躬畊恨無田筆端日色新氣壓諸生前聖門要鑽仰至味研簡編經綸出緒餘文字忘蹄筌他年聞擊竹妙契琴無弦此時一瓣香竟為何人然江湖多此風懷

哉歸袖翻刮目看奮飛此道要著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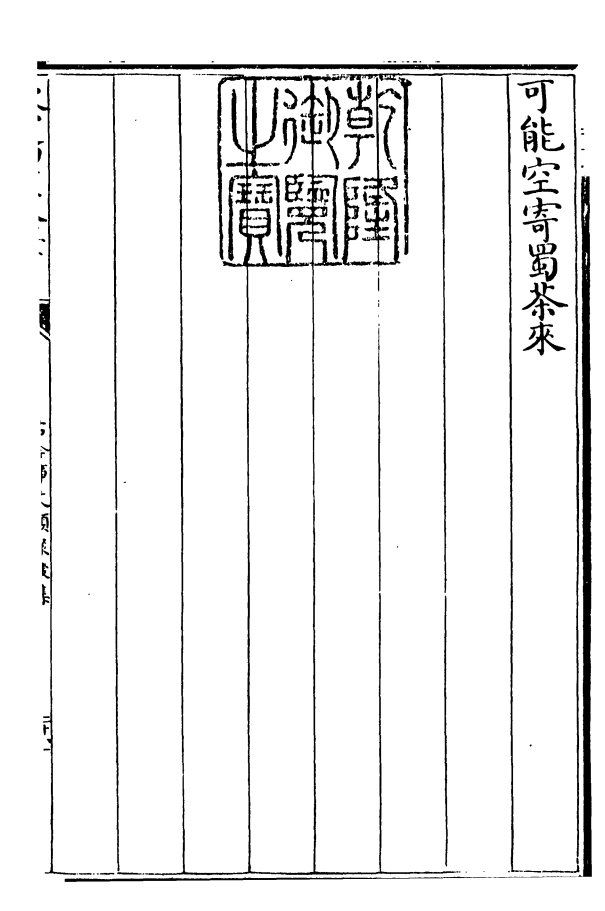
律詩

開成中楊汝士以戸部檢校尚書鎮東川白樂天即其妹壻也時樂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代内子賀兄嫂詩曰

劉綱與婦共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汝士小字領兄嫂碧油幢引向東川

金花銀椀饒兄用罨畫羅裙任嫂裁嫁得黔婁為妹壻

可能空寄蜀茶來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趙秉淵

謄録監生臣鄧洪繼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一

宋　祝穆　撰

人倫部

姑姨

羣書要語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已為久故之人也（釋名）父之姊妹為姑王父之姊妹為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為曾祖王姑父之從姊妹為從姑父之從父姊妹

為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為族祖姑姨妻之姊妹曰姨母之姊妹曰姨母爾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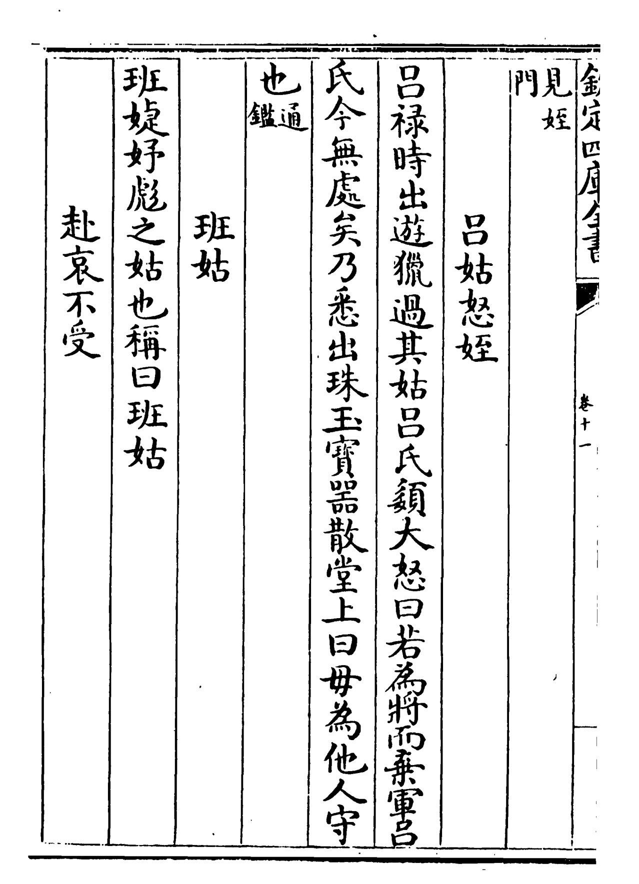
古今事實

占嫁不吉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歸妹睽弧先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墟左傳

棄子存姪

魯義姑者野人之婦也齊攻魯至郊遥見婦人攜一兒抱一兒及軍至乃棄抱者而抱攜者將欲射之遂止而問曰所抱者誰之子對曰兄之子所棄者誰之子曰已子也妾見大軍至不能兩全遂棄所生之子軍曰子之於母甚痛於心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子之於母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為也齊軍曰魯郊有婦人猶持節行況朝廷乎遂回軍不伐魯魯君聞之賜束帛號曰義姑列女鄧攸事見無子門張範事並與此同



見姪門

呂姑怒姪

呂禄時出遊獵過其姑呂氏須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上曰毋為他人守也通鑑

班姑

班婕妤彪之姑也稱曰班姑

赴哀不受

後漢桓曄姑為楊賜夫人父鸞卒姑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飭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因縣發取祠具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楊氏

因姪赴火見火災門

過蔡省姨見僚壻門此下係姨

奬進姨子

何充字次道王導妻姊之子故少與王導善早為顯官

嘗詣舍導以麈尾指床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座也

姨子不願仕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别墅仁傑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兎歸仁傑因啟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願悉如其旨姨曰相自為貴老姨止此一子不與令事女主甘守貧賤分外無所望也仁傑慙而退朝野僉載

娶小姨見婚姻門

雜著

亡姑陳君夫人權厝誌　柳宗元

陳君謂宗元曰子之姑孝于家移于我之長睦于族施于我之黨是用賔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巳矣吾無以報焉他日甞謂子懿而文願以為誌庶幸而有知將安子之為也甚長無恨矣遂哭而受命書之以紀于石

古詩

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

杜甫

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鬓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翦髻鬟鬻市充沽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

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
虎一吟吼顧展丈夫雄得薛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
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甞肩輿上殿稱
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
朽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曹徃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
吾客左馮翊爾家同遁逃爭奪至徒步䰟獨委蓬蒿逗
遛熱爾腸十里却呼號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
紫絲韁飛走使我高茍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亂離又

聚散宿昔恨滔滔水花笑白首原草隨青袍廷評近要津節制收英髦北驅漢陽傳南汎上瀧舠家聲肯墜地利器當秋毫番禺親賢領籌運神功操丈夫出盧宋寶貝休脂膏洞主降接武湖海舶千艘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勞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鯨鼇或驂鸞騰天聊作鶴鳴臯

題徐氏姑壽安君壽梅亭　黄魯直

大雛銜枝來作亭小雛銜實來種花兩雛反哺聲沓沓

慈烏髪白爾成家梅梁丹青射寒日梅英飛雪點親髪
二雛同味如春酒壽親一笑宜長久金玉滿堂空爾為
有親舉酒世上稀生育劬勞安可報折梅傾酒著斑衣
寄狄明府　杜甫
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凌遲
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僚底
今者兄弟一百人幾人卓絶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為
長兄白眉復天啟汝門請從曾公梁公也說太后當朝多

巧計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終不污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中冊決詔房陵中宗所在前朝長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汝曹又宜裂土食身使門户多旌棨胡為飄泊岷漢門干謁王侯頗歷詆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虎之饑下巉巖蛟之横出清泚早歸來黄土泥衣眼易眯

姨母李氏崇德君贈墨竹且令作歌

黃魯直

夜來北風元自小何事吹折青琅玕數枝灑落高堂上
敗葉蕭蕭煙景寒迺是神工妙手欲自試襲取天巧不
作難行看歎息手摩拂落勢夭矯墨未乾雖然落勢多
夭矯往往塵晦碧紗籠伊人或用姓名達未必全收俊
偉功我有能事便白首不免身為老畫工豈如崇德君
學有古人風揮毫李衛讓神筆衛夫人尚書郎李充母母以夫姓因稱李氏
彈琴蔡琰方入室道韞九歲能論詩龍女早年先悟佛

奕棊仙客腐柯還吹笙仙子下緱山更能遇物寫形似落筆不待施青丹尤知嘗與老蒼節獨與長松凌歲寒世俗寧知真與偽揮霍紛紛鬼神事黄塵汚眼輕白日卷軸無使人覷視見我好吟愛畫勝他人直謂子美當前身贈圖索歌追故事才薄豈易終斯文所愛子猷發嘉興不可一日無此君吾家書齋傍青壁手種蒼琅十數百一官偶仕葉公城道遠莫致心慘慼我方得此興不孤造次卷置隨琴書思歸纔有故園夢便可呼兒開

此圖

姊妹 姊妹夫附

羣書要語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爾雅姑姊妹

女子巳嫁而返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檀弓

詩句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巳沒諸姑癡杜

古今事實

有姊之喪

孔子與門人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

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也二三子皆尚左

姊喪可除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不可踰也遂除之

賢姊詈予

女嬃屈原姊也楚人謂女曰嬃前漢有呂嬃袁山松云屈原有賢姊聞屈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寛鄉人冀其

見從因名曰姊歸故離騷有云女嬃之娟娟兮申申其詈予

姊抱聽讀

賈逵年五歲其姊聞隣家讀書每抱逵就籬下聽之十歲便能暗誦六經不至遺失

處姊未適

袁隗妻馬融女初成禮隗問之曰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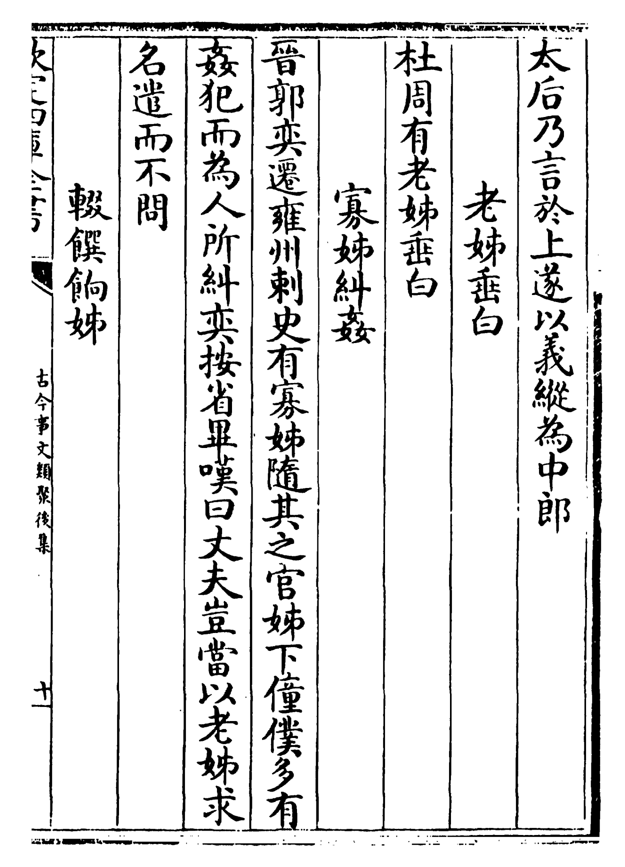
愧默默無以應

過姊留錢

范丹候姊姊飯之以姊夫不德留錢百文姊令追還丹竟不受太原郝子廉一介不苟取曾過姊家密留五十錢置席下而去

姊以醫幸

義縱少時與張次翁俱攻剽為羣盜縱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子有兄弟欲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



太后乃言於上遂以義縱為中郎

老姊垂白

杜周有老姊垂白

寡姊糾姦

晉郭奕遷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其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為人所糾奕按省畢嘆曰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遣而不問

輟饌餉姊

庾約為河南兵曹有寡姊在家約嘗於公堂輟已饌以歸餉其姊同官知而嘉嘆因話錄

迎姊不歸

郗嘉賓喪婦弟欲迎其姊還姊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也世說

待姊恩薄

宋朱脩之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脩之為荆州刺史未嘗供贍嘗往姊家姊為設菜羹粗飯激之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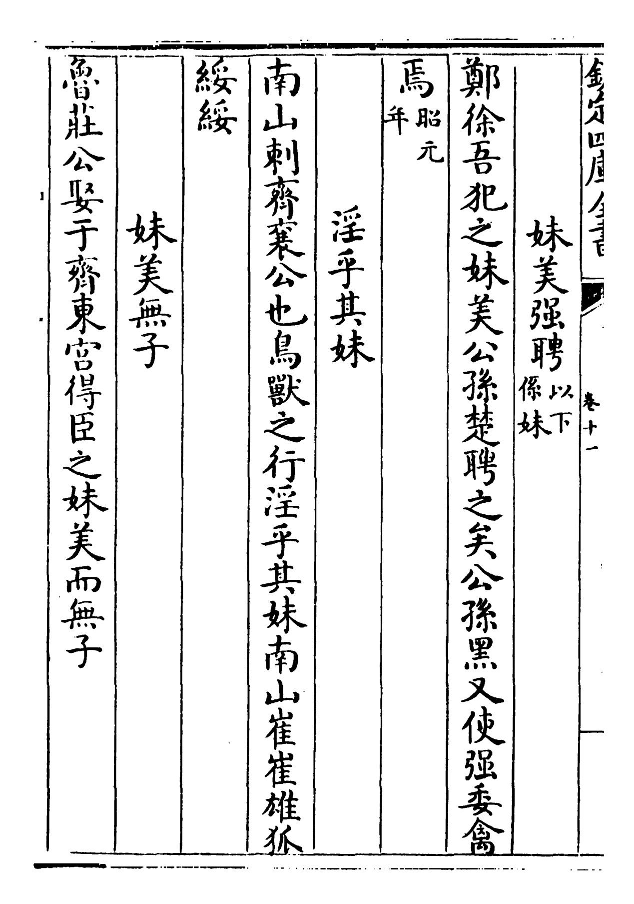
曰此貧家好食進之致飽

姊病進粥

李勣性友愛其姊甞病自為粥而誤燎其鬚姊戒止之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進粥尚幾何

貴妃二姊

楊貴妃有姊二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歳給錢千貫以為脂粉之費



妹美强聘（以下係妹）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昭元年）

淫乎其妹

南山刺齊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南山崔崔雄狐綏綏

妹美無子

魯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美而無子

從妹宴飲

趙岐娶馬融從妹融甞至其家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岐與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肇裾蔽其門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不往造之其賤融如此

妹書徵兄

曹壽妻曹大家班超之妹也超為都護在絶域年老思入玉關大家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

生離不復相識奏上徵還

膺妹妻瑾

李膺祖脩言鍾瑾好學類我家以膺妹妻之

權妹妻備

蜀先主初在荆州孫權以妹妻之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皆執刀環立先主每入心常凜凜法正傳

有妹能文

閩圖有妹能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南楚新聞

女弟救誅

庾希被誅將戮小弟玉臺玉臺子婦宣武女弟也突入號泣曰庾玉臺嘗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世說

二妹才質

王凝之妻謝氏名道韞朗之妹遏之姊聰明有才辨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顧氏有濟尼者遊于二家或問之答曰謝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之風顧家婦清心

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見誣通妹

河南李淑卿為功曹應舉孝廉同應舉人害之使婢宣言淑卿淫其寡妹同舉人詰尹以骨肉相姦不合應孝廉于是淑卿杜門自絶女妹傷被淫名遂到府門自殺淑卿亦自殺明已無慆也後三年霹靂害淑卿者以其屍寘淑卿冢前傳列女

姊夫貸錢以下係姊妹夫

郭林宗家貧初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至成皐從師授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嘗以苔幅自幛出入入則護前出則掩後別傳

妹夫名賢

晉郗超為臨海太守與妹夫王羲之邁世脩黄老之術

踈其妹夫

北齊鄭元禮崔昂婦弟也時魏收為昂之妹夫有詩名一日昂持元禮數詩示盧思道曰元禮比來詩詠亦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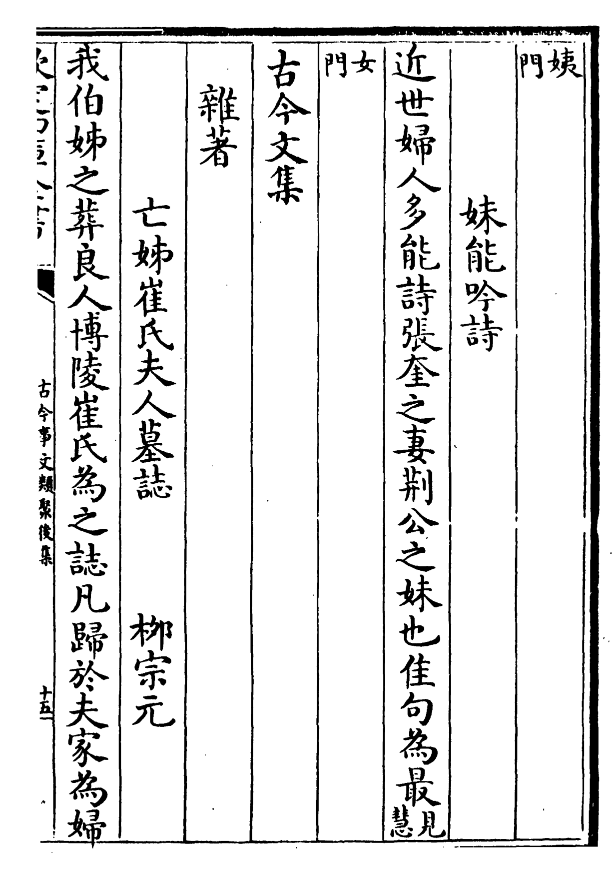
減魏收思道曰未覺元禮賢于魏收且知妹夫疎于婦弟

妹祭夫文

梁劉孝標三妹並有才學第三妹適徐悱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也悱卒妻為祭文辭甚悲愴父勉欲為哀辭見此文閣筆

妹能臨畫

李尚書公擇之妹能臨竹木山石等畫黄山谷有詩見姑



姨門

妹能吟詩

近世婦人多能詩張奎之妻荆公之妹也佳句為最見慧

女門

古今文集

雜著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　柳宗元

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為之誌凡歸於夫家為婦

為妻為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笄而上以至於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今之制凡誌於墓者琢窆石加蓋於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

毀壁

黃魯直

毀壁者豫章黃太史庭堅之所作也庭堅以能詩致大名而尤以楚詞自喜然以其有意於奇也太甚故論者以為不詩若也

獨此篇為其女弟而作蓋歸而失愛於其
姑死而猶不免於水火故其詞極悲哀而
不暇於為作乃為賢於他語云朱文公序

毀璧兮隕珠執手者兮問過愛憎兮萬世一軌居物之
忌兮固常以好為禍羞桃茢兮飯汝有席兮不嬪汝坐
歸來兮逍遥采芝之英兮禦饑淑善兮清明陽春兮玉氷
媚於世兮天脫其纓愛胥人兮生冥冥棄汝陽侯兮遇
汝曾不如生未可以去兮殆其雛嬰衆雛羽翼兮故巢

傾歸來兮逍遥西江波浪何時平山涔涔兮猿鶴同社瀑垂天兮雷霆在下雲月為晝兮風雨為夜得意中川兮不可繪畫寂寥無朋兮去道如咫彼幽坎兮可謝歸來兮逍遥增膠兮不聊此暇卒章疑有誤字

古詩

寄别陳氏妹　黄魯直

西風吹天雲頃刻異秦越叔子從天來忽與同姓別餞行在半途一食三四噎遥遥馬嘶斷芳草迷車轍引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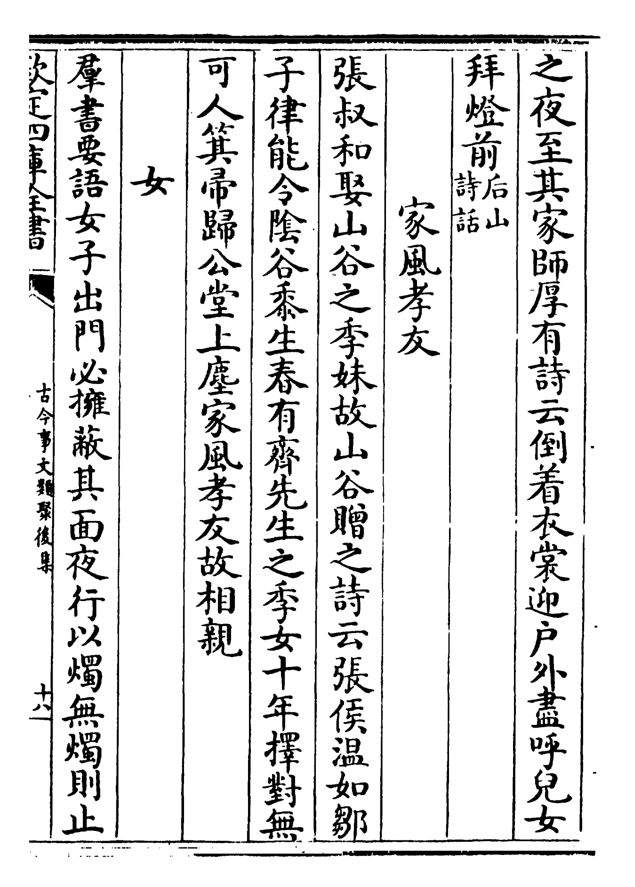
滿眼淚回首寸心折母氏孝且慈愛養數毛髮諸兒恩
至均如指孰可齕汝今始歸人綿綿比瓜瓞中畦不灌
溉芳意還銷歇黃鳥止桑隅南山采薇蕨擇婦既甚明
寡取乃為悦我開賢女傳須已為汝説在宋有伯姬潔
身若氷雪下堂失傅母上堂就焚爇吾甞嘉愿康有婦
皆明哲戮力事偶耕甘貧至同穴彼於視三公其猶吹
一吷雍容二南閒此婦真豪傑男兒何有哉今壯而耄
耋逢時秉鈞軸邂逅把旄鉞富貴多禍憂朋黨相媒孽

等之㲉中遊巧者未如拙勿以貧賤故事人不盡節母儀尊聖善婦道尚曲折葛生晚萋萋絺綌代衮褐女工既有餘枕簟清煩暍誰言淮蔡遠曾不以日月跂予升高丘佇望飛鳥滅善懷詩所歌行人勿惜别皇皇太史筆期汝書英烈

詩話

兒女迎拜

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其妹壻也奉使荆湖枉道過



之夜至其家師厚有詩云倒着衣裳迎户外盡呼兒女拜燈前（后山詩話）

家風孝友

張叔和娶山谷之季妹故山谷贈之詩云張侯温如郗子律能令隂谷黍生春有齊先生之季女十年擇對無可人箕帚歸公堂上塵家風孝友故相親

女

羣書要語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男女不雜坐內則女子十有五而笄曲禮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同上初如處女昏義東家處子孫子歸寧父母孟子注歸寧問父母安否葛覃諺曰盜不過五女之門以女貧家也陳蕃傳

詩句

健婦持門戶勝一丈夫力古樂府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晳左思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陶學母無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詳見愛子門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杜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杜生男墮

地要膂力生女富貴傾邦國杜錦樹行嫁女不離家生男巳

當戶陳后山

古今事實

使女傳言

漢伏生治尚書孝文欲召之伏生年九十餘不能行詔使晁錯受之注云伏生年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

女贖父罪見無子門

愛女甚男

張禹病帝臨問因言臣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張掖太守蕭咸不勝父子私恩願與相近帝感其言即徙咸為弘農太守

賈女竊香見淫婦門

自稱女醜

黃公有女至美父常謙曰醜人謂實然過時無聘者不許歸寧

李晟正歲崔氏女歸寧責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具以待賔客即卻之不得進達

古今文集

雜著

女誡　魏荀爽

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晨省夜卧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為婦順以崇螽斯百葉之祉

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為災傅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為高也

女典　　魏程曉

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為成婦德闕則仁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功簡則織紝荒矣是以

禮有公宮寀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藻之奠然後家道諧允儀表則見於內若夫麗色妖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足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在邦必危在家必亡

戒不舉女

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曰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為累亦已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遺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其骨肉豈有如此而望福於天乎顏氏家訓

古詩

古樂府

晉木蘭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户織不聞機杼聲問女何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二十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木蘭代爺去秣馬備戎行易却繡綺裳洗却鉛粉粧馳馬赴軍幙慷慨持干將

律詩

貧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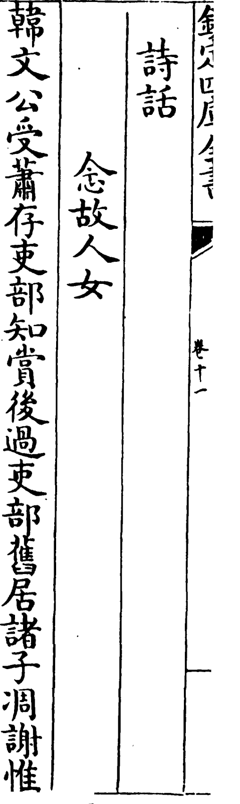
秦韜玉

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粧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鬬畫長每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貧女吟

李山甫

平生不識繡衣裳閑把金針益自傷鑑裏只應諳素貌人間多是信紅粧當年未嫁還憂老今日求媒只道狂兩意定知無說處暗垂珠淚滴蠶箱



詩話

念故人女

韓文公受蕭存吏部知賞後過吏部舊居諸子凋謝惟二女在焉詩云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主家

崔護謁水

崔護舉進士不第清明獨遊都城南得村居花木叢萃叩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問之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子啓關以盂水至獨倚小桃柯佇立而屬意甚厚

崔辭起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徑往尋之門庭如故而户扃矣因題詩于其左扉云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復往聞其中哭聲問之老父云君非崔護耶吾女自去年恍惚如有所失及見左扉字遂病而死崔請入哭之尚儼然在床崔舉女首枕其股曰護在斯護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父大喜以女歸之本事詩話

木蘭征戍

樂府有木蘭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為作詩然不著何代人獨詩中有可汗大點兵語知其生世非隋即唐也女子能為許事其義且武在緹縈上或者疑為寓言然白樂天題木蘭花云怪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又杜牧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既有廟貌又曾作女郎則誠有其人矣亦異

哉程泰之演繁露

慧女

羣書要語德音不忘有女同車博學高才班女傳閨房之秀顧婦詩句學書須學衛夫人杜女中誰是衛夫人韓健婦果勝大丈夫山谷

古今事實

班女成史

扶風曹世叔妻班彪女名昭字惠兄固著漢書其八表

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詔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初出多未能通者南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列女傳

蔡女能文

蔡邕女琰嫁為衛仲道妻遭亂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者十二年為生二子曹操素善邕痛其無後以金璧重賂贖之重歸於董祀琰自傷失節而不能忘

其二子為作悲憤一篇

蔡女博記

陳留董祀妻即蔡邕之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曹操因事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記憶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纔四百餘篇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别禮不親授乞給紙筆具草惟命後繕書送之文無遺誤

女博士

甄后年九歲喜書取用諸兄筆硯諸兄曰汝當作女博士耶

道韞有才

謝道韞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又嘗内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雜著

悲憤詩

蔡琰

嗟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漫漫眷東顧兮但悲嘆冥當寢兮不能安饑當食兮不能飡常流涕兮眥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

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歲聿暮兮時邁征
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
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
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聲相和兮悲且清
心吐思兮胸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巾
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號失聲
我掩耳兮不忍聽時追我兮走煢煢頓復起兮毀顏形
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絶兮死復生

詩話

父和女詩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有詩寄舒王曰西風吹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舒王以楞嚴經新釋付之和詩曰青燈一點映窗紗好讀楞嚴莫念家能了諸緣如夢幻世間應有妙蓮花

婦人能詩

劉天寶妻王平甫之女也有句云不縁燕子穿簾幙春去春來可得知荆公妻夫人曽有小詞約諸親遊西池云待得明年重把酒那知無雨又無風皆洒脫可喜

李易安詞

近時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云昨夜雨踈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應是緑肥紅瘦此語甚新又九日詞云簾捲西風人似黄花瘦此語非婦人所能及也易安再適張汝舟未

幾反目有啟事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駔儈之下材傳者無不笑之

易安有識

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略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云云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因詩為親

白鷁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來驟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枕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初德麟鰥居難其配因見此篇遂與之為親余以為二十八字媒也

作詩寄夫

丘舜中諸女皆能文詞每兄弟内集必聯詠為樂其仲嘗作寄夫詩云簾裡孤燈覺曉遲獨眠留得宿粧眉珊瑚枕上驚殘夢認得蕭郎馬過時 西清詩話

情致非宜

毗陵士人家有女年十六能詩最有情致其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其弾琴詩云昔年甘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弾心已亂此心元自不由人予謂雖有情致非女子所宜

曹女集句

女郎曹緼作詩立成一日遊乾明寺見諸尼作繡工尼

乞詩乃應聲為集句云睡起楊花滿繡床為他人作嫁衣裳因過竹院逢僧話始覺空門興味長

女子題驛

後山見永安驛廊東柱有女子題五字詩云無人解妾志日夜渾如醉妾不是瓊奴意與瓊奴類讀而哀之作一絶句云桃李摧殘風雨新天孫河鼓隔天津主恩不與妍華盡何限人間失意人青鎖高議載瓊奴姓王氏郎中幼女失身於趙奉常家為主母凌辱道出淮上書

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一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二

宋 祝穆 撰

人倫部

美女 宮粧附

羣書要語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美粧為窕美色為麗美心為窈方言南楚以美色為娃服虔通俗文治容誨淫易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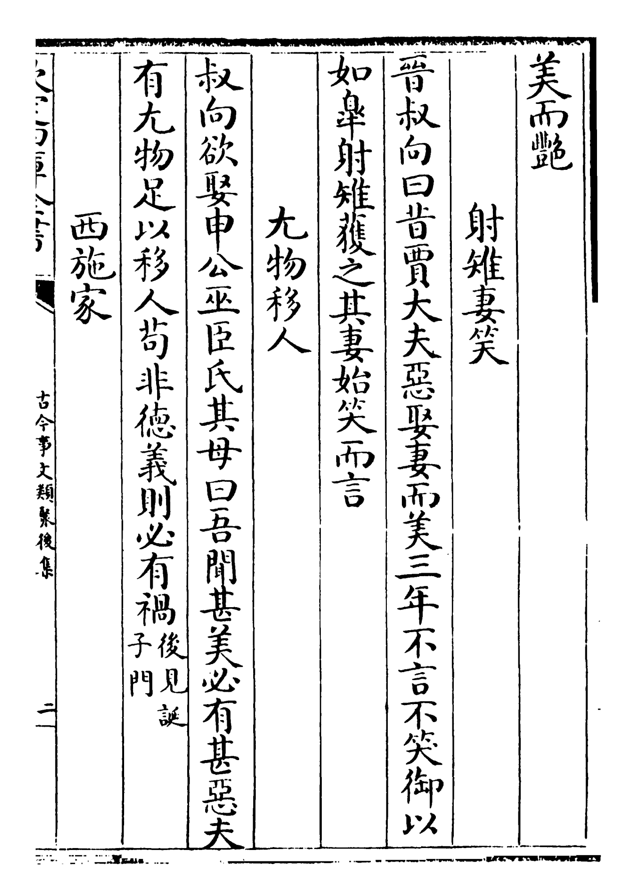
倩兮美目盼兮碩人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成三曲眉而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慧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韓送李愿序

詩句纖手却盤老鴉色翠華寶釵簪不得李賀翠蛾紅粉嬋娟刃殺盡世人人不知鄭文叟

古今事實

美而豔

宋孔父嘉之妻美宋華父督見之於路目逆而送之曰



美而艷

射雉妻笑

晉叔向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尤物移人

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吾聞甚美必有甚惡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茍非德義則必有禍後見誕子門

西施家

諸暨有苧羅山若耶溪傍有東施家西施家西施色美范蠡獻之吳王其後吳滅蠡復取西施乘扁舟遊五湖而不返吳越春秋

效捧心顰

師金曰西施病心而顰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莊子

憶其妻像

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能畫者賜之錢有敬君居常饑寒其妻妙色君工畫貪賜畫臺去家日久思憶其妻像向之而笑傍人見以白王王召問之對曰有妻如此去家日久心常念之竊畫其像以慰離心不悟上聞

進士趙顔於畫工處得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顔欲得如此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名貞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顔如其言果下障善笑飲食如常踰年生一子其友曰此妖也余有

神劒可斬之是夕貞貞泣曰妾南嶽地仙也君忽疑妾不可更住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前酒畫上添一子搢紳脞說

傾城傾國

李延年妹絶美延年侍上酒酣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惜傾城國佳人難再得武帝聞之乃召入宫

善為妖態

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為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本傳

昭君美麗

王嬙字昭君南郡秭歸人初漢元帝宮人頗多嘗令畫工圖之披圖以進宮人多行賂於畫工昭君姿容甚麗無所苟求工遂毀其形後匈奴求美女帝以昭君充行昭君在路愁怨遂於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詳見宮殿門

綠珠有貌

梁氏之女緑珠有容石季倫為交趾採訪使以眞珠三斛往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今在欝林府汲飲者必誕美女里閭以美女無益以石填之

圖形挑女

顧愷之尤善丹青嘗悦一隣女挑之弗從乃圖形於壁以棘針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

惡見婦人

梁齊誉不好色惡見婦人相去數丈猶聞其臭

飾妹綏師

唐李光顏數困蔡賊都統韓弘思有以撓之乃飾名妹遺光顏妹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曰士皆棄妻子蹈白刄奈何獨以女色為樂為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日月乃厚賂使者還之士氣益厲

四起大髻以下係宮粧

明德馬皇后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

三匝眉不施黛獨眉角小缺補之如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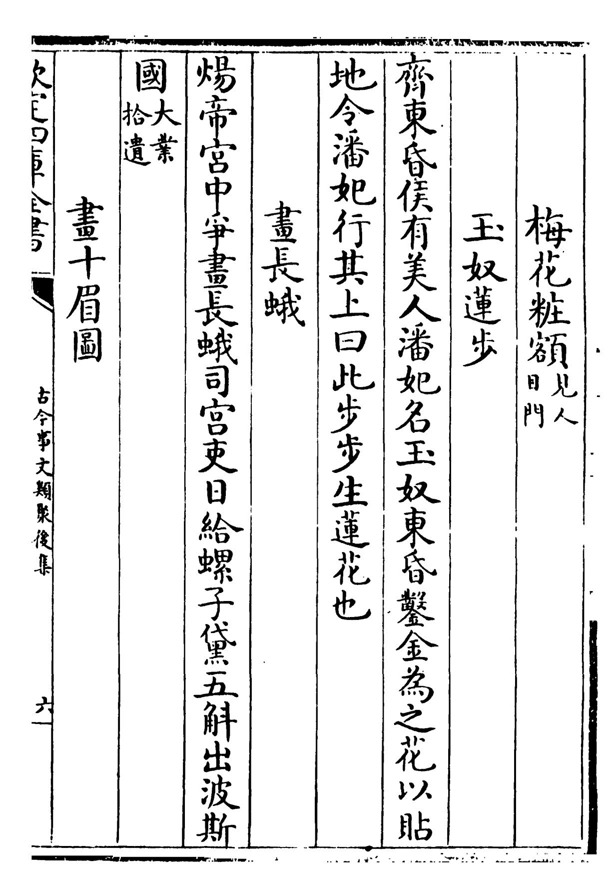
玉搔頭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皆用玉焉

丹脂點頰

吳孫和悅鄧夫人嘗置膝上和弄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血污袴帶醫者云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痕及差有赤點更益其妍諸嬖人更以丹脂點頰而要寵

拾遺記



梅花粧額見人日門

玉奴蓮步

齊東昏侯有美人潘妃名玉奴東昏鑿金為之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畫長蛾

煬帝宮中爭畫長蛾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出波斯國大業拾遺

畫十眉圖

明皇幸蜀令畫工作十眉圖横雲斜月皆其名

金訶子

貴妃日與禄山嬉遊一日醉舞無禮尤甚引手抓傷妃胸乳間妃泣曰吾私汝之過也慮帝見痕以金為訶子遮之後宫中皆傚焉青鎖高議

古今文集

雜著

高唐賦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側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

也䁮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凄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恠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層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坻之稸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

之俱集潬洶洶其無聲兮漬淡淡而並入滂洋洋而四施兮瀚湛湛而不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却會崪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皪磥磥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磕磕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沫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而淼瀉奔揚踊而搏擊兮雲興之聲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鵰鶚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脇息安敢妄摯於是水蟲盡暴乘渚

之陽黿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蜲蜲蛇蛇中坂遥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芭華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闇藹東西施翼猗狔豐沛綠葉紫裹朱莖白蔕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廻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巑岏振陳磑磑磐石險峻傾崎崖隤巖嶇參差縱橫相追陬互橫牾

背穴偃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似砥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炫燿虹蜺俯視崝嶸窐寥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惆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為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縱縱莘莘若生於鬼若生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茝蕙江離載菁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

掩衆雀噭噭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雎鸝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尚巢其鳴喈喈當年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溪上成欝林公樂聚穀進純犧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諧紬大絃而雅聲流冽風過而生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惏悷憯悽脅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衛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罘罕不傾涉漭漭馳苹苹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弭節奄

忽蹄足灑血舉功先得戎車已實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為旌翠為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通欝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

神女賦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怳惚若有所喜紛紛擾

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有所記見一婦人狀貌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玉曰狀何若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讃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灼乎如花温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綵照萬方振繡衣披袿

裳濃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
龍乘雲翔婧被服侻薄粧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
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玉曰
唯唯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
好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障袂不足
程式西子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
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
交希恩疎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狀其狀峩峩何

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温潤之玉顔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質幹之穠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嫿於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寛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静其愔嫕兮性沉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

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
云對兮吐芬芬其若蘭情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
歡神獨享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念然諾其不分兮
喟揚音而哀歎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
摇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大傅歡情未
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
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紀意離未幾神
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徊腸

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冥忽不知處情觸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自古言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以楚辭考之似未然高唐賦序云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故為立廟號曰朝雲其曰先王嘗遊高唐則夢神女者懷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

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怳惚若有所喜見一婦人狀甚奇異玉曰狀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瑰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所謂茂矣美矣至不可勝讚云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稱嘆之可也不當却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與其臣語不當稱白又其賦曰他

人莫覩王覽其狀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若宋玉代王賦之若王之自言者則不當自云他人莫覩王覽其狀既稱王覽其狀即是宋玉之言也又不知稱余者誰也以此考之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玉字與王字倒書之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也其夜夢神女者宋玉也襄王無與焉從來枉受其名耳沈存中筆談

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其爲寓言託興明甚予嘗即其詞而味其旨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真得詩人風化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賦云襄王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復命玉賦之若如所言則是王父子皆與此女荒淫殆近於聚麀之醜矣然其

賦雖篇首極道神女之美麗至其中則云澹清靜其愔嫕兮性沉詳而不煩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頩零定反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願假須臾神女稱遽闇然而冥忽不知處然則神女但與懷王交御雖見夢於襄而未嘗及亂也玉之意可謂正矣今人詩詞顧以襄王藉

口考其實則非是洪景盧容齋隨筆

宋玉高唐賦載巫山神女遇楚兩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為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如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後山詩話

高唐神女季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為禮法之罪人也高唐辛章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之云亦

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為獻笑之資而何諷議之有哉朱文公楚詞後語序

登徒子好色賦 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閒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宫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臣東家子增之一分則太長减之一分則太短着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

迷下蔡然此女登墻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為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臣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鶊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粧于是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踈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因遷延而辭避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楚王稱善

洛神賦　　曹植

黄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余從京域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乃税駕乎蘅臯秣駟乎芝田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覿于彼者乎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君王所見無乃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

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耀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的若芙蕖出綠波濃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若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髻峩峩修眉連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于語言奇服曠世骨象應圖披羅衣之璀璨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而耀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靄兮步踟躕于山隅于是忽焉縱體

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收和顏以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于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以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嘆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綺靡翳修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於

是屏翳收風川后静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涌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嶺迴青陽動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絶兮哀一逝而異鄉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

難在去慾

東坡云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君規邀余出遊安國寺坐中論風氣養生之事余曰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曰蘇子卿嚙雪啗氊縮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窩居海上且爾而况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志林

古詩

古樂府

燕趙多佳人美者顔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

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願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越女詞　　李白

吳兒多白皙好為蕩舟劇賣眼擲春心折花調行客

耶溪採蓮女見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來

河中之水歌　　梁武帝

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有女名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作盧家婦十六生兒似阿侯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

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麗人行　杜甫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貞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匐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就中雲幙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筯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

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厨絲絡送入珍簫鼓哀吟
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
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
勢絕倫愼莫近前丞相嗔

莫愁村　鄭谷

石城昔有莫愁村莫愁魂散石城荒江人依舊棹舴艋
江岸還飛雙鴛鴦帆去帆來風浩渺花開花落春悲涼
煙濃草遠望不盡千古漢江閒夕陽

薄命佳人　蘇子瞻

雙頰凝酥髮抹漆眼光入簾珠的皪故將白練作仙衣不許紅膏污天質吳音嬌軟帶兒癡無限閒愁總未知自古佳人多命薄閉門春盡楊花落

律詩

偶見　韓偓

霧為襟袖玉為冠半似羞人半忍寒別易會難長自嘆轉身應把淚珠彈

秋千打困解羅裙指點醍醐酒一尊見客入來和笑走
手搓梅子映中門

題美人　于鵠

秦女窺人不解羞攀花趁蝶出牆頭胸前空帶宜男草
嫁得蕭郎愛遠遊

明妃村　杜甫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
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

千歲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贈美人　李羣玉

裙拖六幅瀟湘水鬢聳巫山一段雲貌態祇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胸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能賦客莫教容易見文君

贈美人　章孝標

諸侯帳下慣新粧皆怯劉家薄媚娘寶髻巧梳含翡翠羅裙宜著繡鴛鴦輕輕舞汗初霑袖細細歌聲欲繞梁

何事不歸巫峽去故來人世斷人腸

詩話

荳蔻含胎

杜牧之詩婷婷嫋嫋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不解荳蔻之旨閱本草荳蔻花作穗嫩葉捲上一向生初如芙蓉穗頭深紅色葉漸展花漸出而色微淡亦有黃白色似山姜花花生葉間南人取其大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年尚少而娠身也 姚令威叢話

不受宮女

陳摶字圖南唐僖宗封為清虛處士仍賜宮女三人先生作詩曰雪為肌體玉為腮深謝君王賜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青鎖高議

雜著係宮粧

原髻之始

髻者繼也女子必有繼於人女媧氏以羊毛繩之向後繫之以荆木竹為之笄貫髮赫連氏造梳二十四齒取

踈通之義堯舜以銅為笄舜加女人首飾釵梳雜以象

牙玳瑁為之周文王髻上加翠翹花傅之鉛粉其高髻

名鳳髻又有雲髻加之步步而摇故曰步摇始皇宫中

梳望仙髻漢宫有迎春髻漢武時諸仙從王母下降皆

梳飛仙髻盤龍髻貫以鳳首釵孔雀搔頭雲頭篦掃八

字眉漢明帝宫人梳百合分梢髻同心髻掃青黛蛾眉

魏武宫人掃連頭眉晉惠帝宫人梳芙蓉髻通草五色

花子掃黒墨眉一畫連心細長曰仙蛾粧隋文帝宫中

梳九真髻唐武德中梳平蕃髻開元中梳雙鬟望仙髻貞元作偏髻子炙轂子

醜女

羣書要語醜臭也穢也釋名仳界之反倠火遺反婄儓婄音陪儓音臺䰄蒲北反頪差文反須嗚睢音佳頦占來反䯏音骨䫏音期並醜也廣雅六極五曰惡洪範注醜陋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注陽文美女敦洽醜女也劉孝標辨命論以德論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以色論嫫母倭傀醜婦人善譽者不能掩

其醜王子秀論

詩句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李白醜妻惡妾勝空房坡

古今事實

嫫母勃屑

嫫母醜婦人也黄帝愛幸之纂文嫫母勃屑而自待楚辭

閔后項瘤

齊宿瘤女者東郭採桑之女閔王后也項有大瘤

無鹽不售

齊鍾離春者無鹽邑女也其為人白頭深目長壯大節昻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顧於是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得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强顔女也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對曰無有但揭目含齒舉手拊肘曰殆哉

殆哉如是者四詳見皇后門宣王於是停漸臺罷女樂招進直言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為皇后而國大治列女傳

孟光黑肥

梁鴻之妻孟光醜黑而肥力能舉臼詳見婚姻門

阿承醜女見擇婦門

妻疥且痔

登徒子妻蓬頭攣耳旁行傴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生五子詳見美女門登徒子賦

醜妻誚夫

許允婦阮衛尉之女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内家人深以為憂會允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桓郎蓋桓範也婦曰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曰阮家旣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為回入内旣見婢即欲出婦料此出無復入理因捉裾停之許謂曰婦有四德卿其有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耳然士有百行君其有幾許曰皆備婦曰丈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

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世說

反悦醜妾

兵部郎中朱凝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植業坊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傴肩皤腹寢惡之狀舉世所無朱悦之殆忘寢食朝野僉載

古今文集

古詩

醜婦詩　劉思亨

人皆得令室我命獨何咎不遇姜任德正值惡箕帚才質陋且險姿容劇嫫母鹿頭獼猴面推額復出口折頸𪇂面鼻兩眼㘬如白膚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頭如研米搥髮如掘掃帚惡觀醜儀容不媚似鋪首闇鈍拙梳髻刻劃又更醜粧頰如狗舐額上獨偏厚朱脣如踏血畫眉如鼠肩傅粉堆顋下面中不徧有領如鹽豉囊袖如常拂釜履中如和泥爪甲長有垢脚皺可容筋熟視令人嘔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二